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 
作品

# 白首 不相离

人世孤独  
与你共度

前世之身 今生之魂  
轮回既遇 白首不离



# 白首 不相离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

作 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首不相离 /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4  
ISBN 978-7-5500-0886-1

I. ①白… II. ①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7508 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38  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  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白首不相离  
作 者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 
出版人 姚雪雪  
出品人 李国靖  
特约监制 何亚娟  
责任编辑 张 越 王丰林  
特约策划 燕 兮  
特约编辑 燕 兮  
绘 图 阿卫衞 小 茜  
封面设计 小 茜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1/16 710mm × 1000mm  
印 张 19.5  
字 数 348 千字  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9.80 元  
ISBN 978-7-5500-0886-1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4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录



## 第一章 / 001

黑衣少年伏在地上，额头贴着幽凉的白玉地砖，心头更凉。他知道那锦囊里是什么。是他陈遇白的劫数。

## 第二章 / 019

「师父在上！徒儿……徒儿在下！」从小立志修仙的小少女激动得语无伦次。

## 第三章 / 038

漫长而安静的普通下午，窗下桌上日光映下窗棂的图案，金线绣着祥云图案的冰绸薄帘半卷，榻上年轻的黑衣男子将蹭仙气的小少女紧紧搂在怀里。

## 第四章 / 058

千密花是紫色的，很漂亮，每到傍晚，远处是落霞，千密花连天的一片，比霞光还要动人。

## 第五章 / 080

不管他如何怀念，在院中一站便是一整个明月夜……都没有再感受过此时这般柔软的清风拂面。一如他这一生最鲜衣怒马的欢喜。

# 目录



## 第六章 / 008

「纪小离，」他忽又开口道，「以后……你就跟着我吧。」跟着我，虽则我亦是无依无靠，但护一个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
## 第七章 / 114

「渡仙气给你，要不要？」他这个时候已无法思考，顺口说道。

## 第八章 / 226

可是再蠢笨的人也是父母生的不是吗？她想见一见他们，否则连她自己都在心底里偷偷地怀疑……是不是真的因为她太笨了，所以连生她的人都不要她？

## 第九章 / 143

此刻他只愿自己能够永远强大，能够护她一生如此不知忧愁。人世孤独，与你共度。

## 第十章 / 158

她死或者活着都不要紧——这人间的日子长或者短，又有什么关系？重要的从来都是两个人相依相守而已。



## 第十一章 / 172

清冽的男子气息稍纵即逝，只留唇上一点余温，凉凉的又滚烫的。她抬起头，她家师父已站在一步开外，还是冷冷清清的神色，她却越看越觉得温柔亲切。

## 第十一章 / 185

白玉如意，挑起了火红盖头。那张莹莹如玉的小脸，与那双冰雪千里的眸，终于相见。

## 第十二章 / 201

想来他一向自以为孤僻清冷，也不过是以往没有人使得他热闹罢了。

## 第十四章 / 220

你问我如何维护她？便是如此——有我在前为她遮风挡雨，旁人对她的一句调笑都不被允许。

## 第十五章 / 235

「他是哀家的独子，先帝最宠爱的幼子——临江王慕容江山。」端密握着小离肩膀将她转至面前，「他是你的父亲！小离，哀家是你嫡亲的祖母啊！」

# 目录



## 第十六章 / 254

他从腰间抽出随身佩带的玄铁剑，剑柄交到她手中，他手握剑锋一抹而过，削铁如泥的宝剑割开了他的掌心。

## 第十七章 / 270

这世上再精妙的算计，也是算人不算己，身在世俗便难逃悲欢离合，惟愿你们都能遇见一个人，一生只被他一个人算计，甘之如饴。

## 番外一 / 293

惊鸿只一瞥，爱到死方休。

## 番外二 / 297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## 番外三 / 302

一生为你。

## 第一章

黑衣少年伏在地上，额头贴着幽凉的白玉地砖，心头更凉。他知道那锦囊里是什么。是他陈遇白的劫数。

大夜国的男孩子在四岁生辰那日都要批一批命格，普通人家会找个街头巷尾的算命摊子给孩子算一算前程，而似夜国第一将门、镇南王府的小世子这等金贵身份，自然是要请大夜国师来郑重卜卦推演的。

这一日一大清早，镇南王府的中门大开，两队亲兵前呼后拥着一辆华盖马车驶出。那装饰云母的双驾马车鎏金雕花，车身涂黄金五彩，是镇南王妃的阵仗。车马一路驶出城门，穿过寒冬冷风吹拂的上京近郊，一个时辰后，缓缓停在了国师府的大门前。

国师府早已派了人等在那里恭候镇南王妃与小世子。马车停下，王妃携着一对孩子下车。她左手牵着的是她唯一的嫡子——镇南王世子纪南，纪南生得眉清目秀，骨骼清奇，一袭湛蓝色锦袍清贵爽朗，更显得他身姿若松，小小年纪便已是一身气度。

王妃右手里还牵着一个，是个小女孩，看着与小世子差不多年纪，亦是眉目如画，穿着一件与小世子同式样的红色锦袍。那大红颜色喜庆热闹，衬得她圆圆的小脸更加白嫩生动，小姑娘笑起来两个浅浅的梨涡，当真玉雪可爱。

王妃牵着一对金童玉女般的小人儿缓步进府，国师大人已在内等候。双方见礼后，国师见小世子一双眼晴生得黑白分明，虽盈着稚气却是清澈无邪，隐隐承袭了



镇南王纪霆那傲骨虎威，又更添坚韧风骨，不由得缓缓点头，赞了声“好”。

镇南王妃心中一喜，问道：“还请国师大人指点一二，我这个孩子好在哪一处呢？”

国师捋着花白的胡子，目中带笑，望着纪南批道：“将星临世，光耀大夜。”

这命数对于纪南这样的将门虎子来说当然是极好的，镇南王妃乍听之下也是面露喜色，只是再一想她唯一的心头肉命中注定征战沙场，当娘的又不免眼中一黯。

大人们这厢说着话，纪南始终立在母亲手旁，安静守礼。那个玉雪可爱的小女孩却听得不耐烦，挣脱了乳母的手跑来跑去地玩。

国师身后那个穿黑衣的、刚才被称作“国师大人关门弟子”的冷眉少年沉默地站着，小女孩却跑过去扯人家袖子，声音清脆地问道：“小哥哥，你除了给国师大人关门还会什么？你会不会算命？”

这就是陈遇白第一次见到纪小离的情景：平常的一天，除了天气特别好以外没有什么特别，无聊的人来批无聊的八字。他昨夜整夜观星，有些疲惫地站在师父身后见客，那张后来风靡了上京万千春闺少女的俊颜此时婴儿肥尚未全褪，却已是眉目清冷，寻常人见了连盯着看都不敢，白胖如同水中鲜藕节的小女孩不知哪来的胆，竟伸手就抓住了他那身连月光都不敢沾染于上的黑色冰绸袍子。

少年陈遇白眯了眯狭长凤眸，顿时周身寒气大作。

可那截“鲜藕”完全不知死活，仰着头望着他的表情别提多么呆傻。倒是纪南立刻走了过来——这个许多年后令大夜四周邻国闻风丧胆的神武大将军，此时还是个俊俏温和的小男孩，他拉开了“鲜藕”的手，低声地向陈遇白赔罪：“她年幼不懂事，冒犯了阁下，还请阁下见谅。”

纪小离被纪南拉着手，还在好奇地问：“这个小哥哥只负责关门吗？就像阿香专门给公主娘娘打帘子一样？”

陈遇白的嘴角不受控制地抽了抽。

公主娘娘指的自然是当今圣上的胞姐艳阳公主，整个大夜国都知道艳阳公主自请为镇南王小妾的故事，陈遇白当然也知道，所以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被比成了给小妾打帘子的三等婢女。

冷眉冷眼的少年忽然笑了。

那样冷峻如同冰海雪原一般的眉眼，这样轻轻地一笑，竟像是千万树的梨花同时开放，有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惊艳。

“把你的八字告诉我，我来替你算一算。”微笑着的陈遇白对纪小离说。

就让他来算一算，这截看上去鲜嫩多汁的“鲜藕”适合哪一种死法！

三个孩子这般动静，国师与镇南王妃都看了过来。

纪小离笑眯眯地把袖中藏了一路的纸条递给陈遇白，那上面写着她的生辰八字——母亲说女孩子不能轻易算命，但是她真的很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修成神仙啊！

陈遇白嘴角还勾着冷冷笑意，一眼扫过那纸上八字，袖中拢着的指尖轻轻掐动，然后他顿了顿，那笑意忽地荡然无存。

怎么会……怎么可能！

“你是不是不会算啊？”纪小离一眼不眨地盯着他，着急地催促。

纪南拉住小离，小声斥责她不可如此无礼。纪小离挨了训，噘着嘴勉强地说：“那好吧……没关系的，小孩子都好笨，我也背不出书……这样吧，等你长了国师大人这么长的胡子，你就会算命了。”如此宽慰大度，她都被自己感动了。

可那被安慰的人脸色更差了——陈遇白紧紧抿着唇，一向冷清自制的眸中竟克制不住地流露出惶惑。

是的，“鲜藕”没说错，他算不出来……他陈遇白家学渊源，自拜入国师门下更是日夜钻研命理之术，当今夜国比他相术高明之人不出五个，可眼前明明白白的八字、又傻又蠢的白嫩丫头，他却觉得仿佛有一道无形高墙将她的前尘后事阻隔在外，一切都在他眼前，却又遥不可及。

算不出来历，算不出生平，算不出将来……他竟然算不出来！

那双冰海雪原一般的眸子紧紧锁着自己，小离虽懵懂却也觉出不好，害怕地退了两步，一扭头往王妃身边跑去，扑进了乳母的怀里。

国师大人温厚的声音这时不急不缓地响起，“遇白，你过来。”

少年收回目光，白着脸走过去，沉默地跪倒，“师父……徒儿学艺不精。”

国师听他这样说，不知为何却笑了起来，也不叫心爱的小弟子起身，笑吟吟地对镇南王妃说：“王妃娘娘，女儿家金贵，轻易不排八字。若不嫌弃的话，老朽为令爱看看相如何？”

王妃自然说好，温柔地唤养女：“小离，来母亲这儿。”

苦着一张脸的小丫头从乳母怀里下来，王妃替她拉了拉身上衣裳，柔声对她说：“乖，不怕，让国师爷爷看看你。”

小离性格顽劣，本就不是怯懦的孩子，得了王妃娘娘的安抚，她大大方方地走到国师大人面前，还有模有样地行了个礼。

小小的女孩子穿着喜庆活泼的红颜色，雪白柔嫩的脸上—双清澈无邪的眸子，

国师大人和善的目光里带着笑，认真端详了她良久。

“花开之象，祯祥吉庆；鸾凤相合，福寿圆满。是个好孩子。”国师大人和藹地说，从袖中变戏法似的拿出个锦囊放到懵懂的小女孩手里，“这是给你的。不过现在还不能打开，要等到十年后，你行笄礼的时候方能打开。”

小女孩捧着用金线绣了祥云图样的锦囊，高兴地点了点头。

两个孩子都得到了好批示，王妃高兴不已，连连向国师大人道谢。一时间堂中众人都欢天喜地，只有还跪在地上的陈遇白，整个背已经被汗打湿。

他当然不是学艺不精。

他当然知道：以他的命理之术，他算不出来的人只有一种可能——算人不算己。这个又傻又蠢的丫头，与他一生有深重纠缠，因而他才会算不出来。

黑衣少年伏在地上，额头贴着幽凉的白玉地砖，心头更凉。

他知道那锦囊里是什么。

是他陈遇白的劫数。

十年后。

镇南王纪霆是大夜国第一战将、御封威武神勇大将军，又是暗夜谷四大门主之一白虎门门主，名动天下。他的内院秘闻与他的功勋神勇一样出名，世人时常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——据说镇南王妃并非出自大夜任何一个名门望族，而是纪霆在暗夜谷习艺时私订终身的南蝶门门主之女。据说镇南王甚爱王妃，就连先帝许以大夜国第一美丽的公主他都不改初衷，最后先帝最宠爱的艳阳公主十里红妆嫁进镇南王府当了个妾。

可艳阳公主的肚皮真是争气啊，进门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，反而王妃多年一无所出。一边是公主那三个日渐体健活泼的大胖小子，一边是空悬多年的世子之位，慈孝太后与皇帝频频施压，镇南王却硬是顶住了天威，没有立公主的儿子为世子。

后来是在艳阳公主生小儿子纪北的时候，王妃去上香时捡了一个小女婴，一个月后王妃竟奇迹般有了身孕！镇南王府迎来了久盼的世子，镇南王为这个儿子取名“南”——公主所生的三子分别为“东”“西”“北”，这个“南”字是镇南王特意留给他和王妃的嫡子的，一如世子之位。

有人据此编了个话本《鸳侣记》，说的是年轻的状元郎爱上了纯真善良的江湖少女，娇蛮美丽的公主却看中了状元郎，状元郎如何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，终与

江湖少女比翼双飞的感人故事。

可惜啊，话本唱得再美满传奇也只是杜撰的故事，艳阳公主可不止是娇蛮美丽的，她的母亲是当今的慈孝皇太后，当今圣上是她一母同胞的亲弟弟。这样一位妾室，柔弱的镇南王妃根本不是对手。况且王妃和善又体弱，连纪霆都只能默许艳阳公主主持中馈。

艳阳公主这十几年过得可谓是顺风顺水，唯一的不顺，大概就是王妃收养的那个小孤女——当初王妃多年无子，她却有三个儿子，因此王妃抱回个养女她没有多话计较，全当怜悯王妃膝下空虚。

谁知不久之后王妃就有了身孕，当时人人都说那小孤女是菩萨送给王妃娘娘的招子女童，从听了这话起艳阳就不待见那丫头了！

年岁渐长，小孤女长成了顽劣痴蠢的野丫头，整日里满嘴的怪力乱神，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闻所未闻，闯下的祸事一桩接着一桩，艳阳就更不喜欢她了！可是她的三个宝贝儿子却偏偏个个喜欢那野丫头。艳阳公主担忧亲兄弟为此反目，为了儿子们的和睦与前程，狠下心来把那纪小离赶出府去。

这天恰好纪小离又犯到她手里，艳公主阳二话不说，命身边嬷嬷捉了她，立即派人去请纪霆与王妃。

王妃来得很快，一来就连连赔不是。艳阳最烦她那副愁苦柔弱的模样，堵了她的话直言道：“我这回一定要把这野丫头赶出去！姐姐不要再为她求情了！赶紧想想把她安置到哪里吧！”

“艳阳，小离做错了事，你要罚要怪都是应该的，可你把她赶出去怎么行呢？她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孤身住到外头去……艳阳，你就当看在我的面上……”王妃显得有些晕眩，扶着贴身嬷嬷，说话声音越来越弱。

艳阳看着不忍，没好气地冲她喊：“快坐下！你瞧你脸白得跟纸似的！”又竖着眉毛吓下人们，“你们都是死人啊！快去给王妃上杯温茶来！”

屋子里一阵乱，王妃被扶着坐到椅子上，撑得脸惨白也不肯分神歇歇，一个劲地望着那边被嬷嬷扭着手按住的女孩。

那女孩一身鹅黄色云罗短衫，正是纪府的养女纪小离。见母亲犯病，小离既委屈又着急，一边奋力挣扎一边大声分辩：“不是我！是小白自己来找我耍符的！公主娘娘院中那株芍药要成精了，整晚祈祷扰得小白都睡不着觉……”

艳阳公主一听野丫头还敢胡说八道，怒得“砰”的一掌拍在桌上。王妃吓了一跳，低声喝止女儿：“小离！你答应过母亲不再说这些怪力乱神之语！”

纪小离张了张口，沮丧地闭上了。

王妃白着脸低声向公主赔不是，可艳阳哪里肯听，口口声声非要把野丫头赶出府去。

恰在这时纪霆回来了，他刚从校场出来，身上还穿着骑射演练的乌金护甲，一身杀伐之气，一进门就令屋里哄闹的气氛一肃，丫鬟婆子们都不自觉地将喘气声压抑得更细。

镇南王目光扫过屋里众人，落在艳阳公主的脸上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艳阳气呼呼地站起来，让纪霆落座上首，然后指着地上那只毛发凌乱的可怜哈巴狗，说：“王爷看看！小离趁着丫鬟不备把小白抱走，结果把小白画成了这副模样！也不知她用的是什么东西，搓了半盒子的澡豆都洗不干净！”

纪霆看向养女，按住小离的嬷嬷连忙松了手，小离揉着肩膀老实答道：“是……加了黄酒的朱砂，画符可保一月不褪。”

纪霆“哦”了一声，“朱砂加黄酒有此效？”

纪小离点点头，道：“爹爹要试试吗？我早上调制了一碗还没用完！”

威严肃穆的镇南王忍不住嘴角轻扯，摇了摇头。

这府里也就纪小离敢这样与纪霆说话。屋里的丫鬟们面面相觑，纪西、纪北两个更是轻笑出声。艳阳公主气得不行，眼看就要发怒，她的心腹齐嬷嬷这时上前一步，毕恭毕敬地向纪霆行了礼，“……一只哈巴儿，原也不值什么，这些年小离姑娘弄坏公主的东西也不差这一样。前些年那株半人高的红珊瑚还是先帝给公主的陪嫁，被姑娘摔了，公主暗暗伤神了多少日子，可丝毫没与姑娘计较。”

齐嬷嬷是公主的陪嫁，是当年宫中最精干的宫人，对付这些小场面简直是杀鸡用牛刀，几句话说得极漂亮：“这次实在是眼看着累及王爷与全府上下，公主才动了气，这才请了王爷王妃来。”

纪西与纪北在旁按捺已多时，纪北怒气冲冲地嚷道：“一只狗而已，嬷嬷也能扯上这么多废话！还连累全府上下了？小题大做！”

齐嬷嬷语气诚恳又痛心疾首，“三少爷有所不知，要是只普通的狗，哪怕品种稀奇价值万金，公主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，耽误王爷军中大事，耽误王妃娘娘休息。实在是……这只哈巴儿是端密太后赏赐给公主的，公主特意拨了个丫鬟照料

它，就是生怕有个什么，被人拿去当把柄，可现在……”可现在雪白的哈巴儿被纪小离画得像只厉鬼，还要顶着这身红毛一个月！

这话一出，连王妃这等不理事的都是一惊。

当今宫中有两位太后，慈孝太后是皇帝生母，端密太后却是先帝爱妻，当年宠冠六宫，先帝甚至许她插手朝政，将她出身的千密一族封为圣族，到如今朝中还有“千密使”一职，专供端密太后驱使。

这样地位尊贵又手握实权的端密太后，即便是镇南王与艳阳公主也得罪不起。更何况端密太后支持大皇子为储，镇南王府却是皇帝死忠，端密太后屡屡拉拢不成，早有除之而后快之意。

因此端密太后赐给镇南王府的哈巴儿有半点闪失，往大了说就是对太后不敬，抄家问斩的确够了。

纪北还想替小离辩解几句，纪西却打定主意不让鲁莽的弟弟再开口，将他扯到自己身后。

“嬷嬷说得有理。”纪西微笑着向齐嬷嬷点了点头，转而恭敬地对纪霆说道，“事已至此，还请父亲早作应对才是。消息是否已经传出府中？若是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大皇子与千密使那里可否疏通一二呢？大哥似乎与大皇子府中一名幕僚有私交，那千密使秦桑与暗夜谷渊源颇深，四弟应当与她说得上话……”

纪西的话将事情起因一笔带过——既然你说事情有多严重，那我们赶紧来处理后果吧！你不是说担心全府安危么？赶紧为全府安危行动起来吧！

艳阳公主怎能听不出儿子的打算，顿时更加怒得冷笑连连，丹蔻靡艳的纤纤玉指重重地将手中的茶盏放在一旁桌上，瓷器碰撞出一阵清脆的响声。

纪霆这时转头对满面怒色的公主说：“好了，这些事我自会处理，你也不用太过担心。”

纪西也在旁一脸诚恳地说道：“我们纪家世代守卫大夜，忠心可鉴日月。爹爹是朝廷重臣，我们四兄弟一心效忠大夜，皇上与太后娘娘必定感知。”

巧言令色的臭小子！艳阳公主气得简直要吐血，站起来就要开骂。纪北机灵地跨上前去，一边揉着娘的背把她按坐下来，一边虎着脸高声叫道：“小离！还不过来向我娘赔罪！”

小离垂头丧气地答应了一声。

眼看又要大团圆结局了，齐嬷嬷一个眼色过去，方才捉着小离的那个嬷嬷悄悄

伸手在她腰上掐了一记。

顿时小丫头一蹦老高，嘴里叫着“疼”，手从腰间摸了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，一甩手就扔了出去。

弹丸大的东西击中那嬷嬷的下巴，倒是没伤着，只是那东西一撞击便化成了一蓬烟雾，只听“刺”的一声轻响，那嬷嬷一张老脸隐没在烟雾之后……烟消雾散，那张脸竟然变成了蓝色！

屋里的丫鬟婆子顿时尖叫起来：“妖术！她又使妖术了！”

一屋子的混乱狼藉，丫鬟婆子有意无意惊慌失措地满屋乱窜，艳阳公主被忠心耿耿的齐嬷嬷护在身后，冲着纪霆直冷笑，“王爷，您瞧着稀奇么？我这可是三天两头就来这么一出，姐姐那里想必更多。不过姐姐疼爱女儿，我也只好学着姐姐知情不报。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！”

纪霆皱着眉沉默着，王妃羞愧垂泪，纪西恨铁不成钢地向纪北使了个眼色，纪北咬牙切齿地上前捉了小离，低声喝道：“快把解药拿出来！”

纪小离也知道自己又闯祸了，乖乖地捧出一把黑糊糊的丸子，“不知道是哪个了，三哥对着她脸挨个扔一遍吧……”

纪北气得俊脸都歪了，恨恨地一把夺过，提溜起瘫坐地上嚎哭的蓝脸嬷嬷往后院去了。

纪霆见艳阳双目喷火的架势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府外的干系我自会处理，你们无须担心。但是小离……太不像话了，王妃将她带回去，好好约束。”

他边说边往外走，小离可怜兮兮的目光追随着他。纪霆着实不忍，经过她身边时顿了顿脚步，语气略显无奈，“上次就对你说过了，你再惹你公主娘娘生气，爹爹就要罚你。”

“又要罚抄书吗？”小离仰着脸看着他，担忧地问。她时常闯祸，纪霆便总罚她抄书，东院的大书房几千本书，几乎每本的开头她都抄过。

纪霆摇摇头，“这回不罚你抄书。”

纪小离大大地松了口气。

“罚你闭门思过半个月。”

纪小离腿一软，含泪凄惨地叫了声：“爹爹！”紧接着她像下定了多难的决心似的继续说，“还是罚我抄书吧！”

纪霆嘴角一歪，严肃道：“没得商量！这半个月你都要待在你的院子里，你若不听话我还要罚你更重的！”

小离耷拉着脑袋挨回王妃娘娘身边。艳阳公主的神情总算和缓了一些。

闭门思过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闭门，一个是思过。没有人会傻到去要求纪小离思过，所以她被罚了就是闭门——除了去王妃处请安，只能待在自己的院子里。

她的院子叫做卿环轩，是个两进两出的幽静院落，离王妃住的南华院不远，每日除了请安时，王妃总还要过来个一两次探望闭门的小丫头。

起初两天小离也不高兴，每天晨起都要长吁短叹两声，不过第三天开始她就忘记了，一门心思在院子里折腾。

小丫头喜欢玩，而且玩什么都高高兴兴的：哥哥们休沐时带她去外头，漫山遍野地挖奇奇怪怪的野花野草，蹲在水边一个下午捕一种透明的小虾；没人带她出去，待在王府里玩她也很高兴，寻常女儿家放各种纤细美丽的风筝，她却要扎一个几倍大的，纪西特意给她弄来了军用的龙骨，那风筝结实又飞得极高，几个小厮拖着线轴都差点被扯上天去。

现在被关在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，她仍然玩得很欢，王妃过去时她正带着两个小丫鬟趴在地上生火。

王妃见她玩得高兴，没有扰她。待火升起来了，她兴高采烈地跑过来，王妃接过奶妈手里的湿帕子细细擦拭她脸上的灰。擦干净那张莹白细腻的小脸，王妃柔声问她：“刚才你在做什么呢？看你蹭的这一脸的灰。”

“纪西哥哥给我做了孔明灯，一会儿我们放灯玩儿！母亲有什么心愿？写在灯上放上天去，神仙会保佑母亲心愿得偿！”小丫头忙活得额头冒了汗，双颊粉红，像朵正要抽花骨朵的芍药。王妃这几日因为公主生气的事情心中一直难安，此时望着小离花骨朵般健康红润的小脸，总算愁眉微展。

王妃伸指点了点小丫头的额头，温柔地笑着说：“母亲希望你乖乖的，平平安安、生活如意。”

此时还是暮春时节，这会儿太阳快要落山了，金灿灿的余晖压着卿环轩高高的院墙，斜斜地投在正堂的青石砖上，有种安宁如梦的味道。

小离在这安宁如梦里笑得心满意足。王妃纤细干净的手指抚过她汗气微湿的鬓，轻声说：“小离，母亲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：不要去公主娘娘院子里惹事。还有，纪西纪北都大了，你不能再像小时候似的成天和他们疯在一处。可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”

纪小离分辩道：“我没有去公主娘娘的院子，是小白它自己来找我的……”见



王妃脸色一变，她不敢再刺激纤弱的养母，扁了扁嘴，不说话了。

王妃将她搂在怀里，轻声叹着气说：“下个月你就十五岁了……可怎么办才好？”

夜国的女孩年满十五岁就要办笄礼了，到时候会请一位主宾为女孩梳头簪钗，行了笄礼就意味着这个女孩是大姑娘了，可以嫁人了。

可是小离还这样懵懂天真，三天两头惹得公主大发雷霆，外头哪能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养在镇南王府这样显赫的门第，却至今一个上门说媒求亲的都没有。

王妃很发愁。

小离一听这话，像是小狗听到了肉骨头落地的声音，“蹭”地就从王妃怀里支起身，眼睛亮亮地发着光，“我十五岁了？国师大人给的锦囊是不是可以打开了？”

王妃笑了，点了点她额头，说：“这个你倒记得牢。”

小丫头搂着王妃的脖子高兴地说：“我一直记着呢！那里头一定有修仙的法子！”

“修仙有什么好？母亲只希望你少闯祸，平平安安到老。”王妃搂着她，用手拍着她的背，“你是女孩子，嫁一个对你好的人才是好归宿。”

“嗯……就像母亲嫁给爹爹？”

王妃的手微微一顿，语气里带着小离不熟悉的惆怅之意，“王爷……确实是有情有义之人……”

隔着半座镇南王府，晚晴院里也正说起下个月的笄礼。

艳阳不满纪霆不痛不痒的处置，这几日又因纪霆忙于军务而歇在书房，她更加生气了。

齐嬷嬷劝她：“好在那丫头眼看就要十五岁，迟早要嫁人。南华院那位翻不出什么幺蛾子，王爷不过是看她孤弱，膝下除了纪南就是那个野丫头，这才会维护那野丫头几分，您何必为此置气呢？”

艳阳听了直冷笑，“是呢！她孤弱良善，那野丫头心思单纯，这府里就我一人心思狠辣、机关算尽！”

齐嬷嬷从小奶大她，对她的心思最清楚不过，也不多说，只说：“若真是这样，咱们大夜第一神将真是昏庸无能、识人不清了！”

这话以退为进，说得巧妙。大夜第一美丽的长公主殿下微微一怔，悄然红了双颊——世人都道纪霆对王妃一往情深，可若真是那样，她的三个儿子是哪里来的呢？若